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六十六回 借飛車國王訪儲子 放黃榜太后考閩才

話說陰若花聞多九公之言，不覺吃驚道：「女兒國向無朝覲之例，今阿舅忽從數萬里至此，必有緣故。但何以知我住處？令人不解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姪女如今中了第一名部元，現有黃榜張掛禮部門首，誰人不知。國舅大約找著長班，才尋到此處。」紅葉點頭道：「九公猜的不錯。」閩臣道：「國舅既已遠來，無論所辦何事，若花姊妹同他骨肉至親，自應請進一會為是。」若花連連點頭，即托九公命人把國舅請至旁邊書房，進去看時，果是國舅。連忙拜見讓坐，道：「阿舅別來無恙！阿父身體可安？今阿舅忽來天朝，有何公幹？」國舅垂淚歎道：「此話提起甚長，自從賢甥去後，國主因往軒轅祝壽，我也隨了遠去；不意西宮趁國中無人，與那些心腹狗黨商議，惟恐日後賢甥回國，其子難據東宮，莫若趁此下手，或可久長，竟將其子扶助登了王位。及至老夫同國主回來，他們竟閉門不納。國主只得仍到軒轅避難。誰知其子□分暴虐，信用奸黨，殺害忠臣，荼毒良民，兼且好酒貪花，種種無道，不一而足。竟至家家閉戶，日不聊生。不及一載，舉國並力，竟將西宮母子害了，隨即迎主還朝。那些臣民因吾甥賢聲素著，再三籲懇，務要訪求回國。國主一因現在無嗣，二因臣民再三籲請，不惜重費，於周饒國借得飛車一乘。此車可容二人，每日能行二三千裡，若遇順風，亦可行得萬里，國主得此甚喜，特命老夫馳赴天朝，訪求賢甥回國。老夫到此業已多日，四處訪問，蹤跡杳然。幸而得見黃榜，才能尋訪到此。現有國主親筆家書，賢甥看了自知。」把書遞過。

若花看罷，歎道：「原來兩年之間，國中竟至如此！至西宮此種光景，甥久已料定；不然，我又何肯遠奔他鄉！若非當日見機，早早逃避，豈能活到今日！一經回想，尚覺心悸。現在本族中如西宮母子者亦復不少，阿父若不振作整頓，仍復耳軟心活，自必禍不旋踵，阿舅久後自見分曉。此時阿父書中，雖命迅急還鄉，以承祖業；但甥本無才，不能當此重命；二來自離本國，已如漏網之魚，豈肯仍投火坑。雖云『子不言父之過』，然阿父不辨賢愚，不以祖業為重，甥亦久已寒心。況現在近派子姪，賢者甚多，何必注意於我！若我返國後，設或子姪中又有勝於我的，他日又將如何？總而言之：甥既到此，豈肯復回故鄉。此時固雖不才，業蒙天朝大皇帝特中才女，並授顯職。此等奇遇，已屬非分，豈敢另有他想。惟求阿舅回去替我婉言，自當永感不忘。」

國舅道：「賢甥為何忽發此旨？實出老夫意料之外！難道果真將祖業不顧？斷無此理；國主固耳軟心活，連年經此大難，自知當日之失，此時若非急於要見賢甥之面，豈肯花費多金借請飛車？其所以命我星馳而來者，固當日誤聽讒言，致將吾甥之賢盡行蒙蔽，今後悔既晚，要見又難；若令老夫航海前來，又恐多耽時日；躊躇至再，始有飛車之舉；無非要早見賢甥一日，其心即早安一日。今賢甥忽然如此，毫無眷戀，不獨令國主兩眼望穿，深負愛子之心，亦且有失臣民之望。賢甥切莫因當年小忿，一時任性，致誤大事，後悔無及；他日雖要返國，不可得了。」若花聽這幾句話，登時不悅道：「阿舅這是甚話！甥又不曾落魄，為何卻要後悔！即使落魄，又何後悔之有。若要後悔。當日又何肯輕離故鄉！總之：阿舅這番美意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感，至於『仍返故國』這句話，甥立意已決，阿舅再也休提！」

正在談論，閩臣命人備出飯來。國舅又再再苦勸，無奈若花心如鐵石，竟無一字可商。飯罷後，若花匆匆寫了一封回書，給國舅看了。國舅料難挽回，只得落淚別去。若花送過，回到裡面。閩臣道：「適才姊姊同國舅說話，我們竊聽多時。妹子屢要進去力勸姊姊還鄉，究因男女不便，不好冒昧相見。及至此時，才想起他原是女扮男裝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妨進去一會。」若花道：「就是阿妹進去勸我，我也不能應承。但可去得，我又何必如此。這宗苦情，只有各人心內明白便了。」小春道：「國王如立意務要你去，他既不惜錢財去借飛車，安知他又不送金銀與林伯伯？那時林伯伯得他銀錢，務要你去，那就脫不掉了。」若花道：「就是奇父教我回去，我也不去。」小春道：「你若不去，林伯伯也不准你住在嶺南，看你怎樣？據妹子愚見：莫若早早尋個婆婆家，到了要緊關頭，到底有個姊夫可以照應。」婉如道：「姊姊只顧不做國王，豈不把蘭音姊姊宰相也耽擱麼？將來你們如到女兒國得了好處，俺也不想別的，只求把那飛車送俺，俺就歡喜了。」小春道：「你要飛車何用？」婉如道：「俺如得了飛車，一時要到某處，又不打尖，又不住店，來往飛快。假如俺們今年來京，若有一二輛飛車，路上又快又省盤費，豈不好麼？」小春道：「如果都象這樣，那店小二只好喝風了。」

只見緜瑤因部試得中，特來拜謝。彼此道喜，見禮讓坐。瑤釵向秀英道：「若非姊姊成全，今日何能僥倖。時刻感念，又不敢屢次過來驚動。明日備有薄酌，意欲奉屈姊姊同舜英、閩用、若花三位姊姊一聚，因此親自過來奉請。望諸位姊姊賞光，明日早些過去。」閩臣、若花一齊說道：「我們早要奉拜，因連日應試，彼此都覺匆忙，所以未能晉謁。今既承寵召，明日自當同了秀英、舜英二位姊姊過去，一則奉拜，二來奉擾。」

秀英、舜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明日一同過去。」瑤釵見四人都肯去，不勝之喜，隨即拜辭。次日，四人擾過，當即備酒還東。

一連聚了幾日，不知不覺到了四月初一殿試之期。閩臣於五鼓起來，帶著眾姊妹到了禁城，同眾才女密密層層，齊集朝堂，山呼萬歲，朝參已畢，分兩旁侍立。那時天已發曉，武后閃目細細觀看，只見個個花能蘊藉，玉有精神，於那娉婷嫵媚之中，無不帶著一團書卷秀氣，雖非國色天香，卻是斌斌儒雅。古人云：「秀色可餐。」觀之真可忘饑。越看越愛，心中著實歡喜。因略略問了史幽探、哀萃芳所繹《璇璣圖》詩句的話，又將唐閩臣、國瑞徵、周慶覃三人宣來問道：「你三人名字都是近時取的麼？」閩臣道：「當日臣女生時，臣女之父，曾夢仙人指示，說臣女日後名標蕊榜，必須好好讀書。所以臣女之父當時就替取了這個名字。」國瑞徵同周慶覃道：「臣女之名，都是去歲新近取的。」

武后點點頭道：「你們兩人名字都暗寓頌揚之意，自然是近時取的；至於唐閩臣名字，如果也是近時取的，那就錯了。」又將孟、卞幾家姊妹宣至面前看了一通，道：「雖係姊妹，難得年紀都相做。」又贊了幾句，隨即出了題。眾才女俱各歸位，武后也不回宮，就在偏殿進膳。到了申刻光景，眾才女俱各交卷退出。原來當年唐朝舉子赴過部試，向無殿試之說，自武后開了女試，才有此例。此是殿試之始。當時武后命上官婉兒幫同閱卷。所有前□名，仍命六部大臣酌定甲乙。諸臣取了唐閩臣第一名殿元，陰若花第二名亞元。擇於初三日五鼓放榜。

秦小春同林婉如這日聞得明日就要放榜，心裡又是歡喜，又是發愁。二人同田秀英，田舜英同房。到晚，秀英、舜英先自睡了。小春同婉如吃了幾杯酒，和衣倒在牀上，思來想去，那裡睡得著，只得重複起來；坐在對面，又無話說。好容易從二更盼到三鼓，盼來盼去，再也不轉四更，只好房裡走來走去。彼此思想，不是這個長吁，就是那個短歎，一時想到其中樂處，忽又大笑起來；及至轉而一想，猛然想到落第苦處，不覺又硬咽起來，登時無窮心事，都堆胸前，立也不好，坐也不好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秀英被他二人吵的不時驚醒。那時已交四更，秀英只得坐起道：「二位姊姊也該睡了！妹子原因他們那邊都喜夜裡談天，每每三四更不能睡覺，妹子身弱禁不起熬夜，又不能因我一人禁止眾人說話，所以同舜英姊妹搬過這邊。幸喜二位姊姊疼顧妹子，上牀就睡，從未深夜談天，因而妹子咳嗽也就好些，正在感激。那知二位姊姊平素雖不談天，今日忽要一總發泄出來：剛才一連數次，睡夢中不是被這位姊姊哭醒，就是被那位姊姊笑醒，心裡只覺亂跳；並且那種歎息之聲，更令人聞之心焦。尤其令人不解的：哭中帶笑，笑中有哭，竟是憂歡莫辨、哭笑不分的光景，請問二位姊姊：有何心事，以至於此？」

舜英聽了也坐起道：「他們那有甚麼心事！不過因明日就要放榜，得失心未免過重，以致弄的忽哭忽笑，醜態百出。」秀英道：「既因放榜，為何又哭又笑呢？」舜英道：「他若昧了良心，自然要笑；設或天良發現，自然要哭了。」秀英道：「妹妹此話怎講？」

舜英道：「他既得失心重，未有不前思後想：一時想起自己文字內中怎樣練句之妙，如何摘藻之奇，不獨種種超脫，並且處處

精神，越思越好，愈想愈妙，這宗文字，莫講秦、漢以後，就是孔門七□二賢也做我不過，世間那有這等好文字！明日放榜，不是第一，定是第二。如此一想，自然歡喜要笑了。姊姊！你說這宗想頭豈非昧了良心麼？及至轉而一想，文字雖佳，但某處卻有字句欠妥之處，又有某處用意錯謬之處，再細推求，並且還有許多比屁還臭、不能對人之處，竟是壞處多，好處少，這樣文字，如何能中！如此一想，自然悶恨要哭了。姊姊！你說這宗忖度豈非良心發現麼？」

秀英道：「妹妹這話未免太過，二位姊姊斷非如此。」小春道：「舜英姊姊安心要尖酸刻薄，我也不來分辯，隨他說去。但秀英姊姊乃我們姊妹隊中第一個賢慧人，將來卻與這個刻薄鬼一同于歸，那裡是他對手！」婉如道：「說話過於尖酸，也非佳兆，第一先與壽數有礙。俺勸姊姊少說幾句，積點壽，也是好的。」秀英道：「二位姊姊，你聽！雞已啼過幾遍，只怕已轉五更，再要不睡，天就亮了。」婉如道：「二位姊姊只管請睡。俺們已托九公去買題名錄，他於二更去的，大約少刻就可回來。」

話言未畢，只聽遠遠的一陣喧嚷，忽然響了一聲大炮，振的窗櫺亂動。外面僕婦丫鬟俱已起來，原來報喜人到了。婉如開了房門。小春即命丫鬟去找多九公，誰知二門鎖還未開，不能出去。只聽又是一聲炮響，二人只急的滿房亂轉。小春剛命丫鬟去催鑰匙，忽又大炮響了兩聲。婉如道：「共響四炮，這是『四海昇平』。外面如此熱鬧，你們二位也該升帳了。」秀英笑道：「二位姊姊真好記性！昨日大家因議放炮，講定二門不准開，必須報完天亮方開；怎麼此時要討鑰匙？豈非反覆不定麼？你聽，又是一炮，共成『五穀豐登』。」小春道：「我只顧發急，把昨日的話也忘了，原來放炮也是昨日議的。其中怎樣講究，此時心裡發慌，也想不出。姊姊可記得？」婉如道：「昨日何嘗議論放炮！這是你記錯了。只顧說話，接連又是三炮，這叫做『大椿以八百歲為春』。」

舜英笑道：「又是兩響，可謂『□分財氣』了。」秀英道：「妹子只當小春姊姊記性不好，誰知婉如姊姊記性更醜。昨日議論放炮，還是你極力贊成，怎麼此時倒又忘了？你聽！接連又是五炮，恰好湊成骨牌名，是『觀燈□五』。」婉如道：「究竟怎樣議的？妹子實實想不出。」秀英道：「昨日公議：如中一人，外面即放一炮；倘中殿元，外加百子炮□掛。所有報單，統俟報完，二門開放，方准呈進。如今又是三炮，已有『羅漢之數』了。」婉如道：「若是這樣，俺們四□五人須放四□五炮了。早知這樣氣悶，昨日決不隨同定議。若不如此，今日中一名報一名，豈不放心？如今也不知那位先中，也不知誰還未中，教人心裡上不上、下不下，不知怎樣才好。此時又響了六炮，共是『二□四番花信』了。」舜英道：「你聽！這四聲來的快，恰恰湊成『雲臺二□八將』。」

小春道：「怎麼他們眾姊妹都不出來，大約同我們一樣，也在那裡掐著指頭數哩；只等四□五炮齊全，他才跳出哩。你聽！又是兩炮，共成『兩當□五之年』了。」秀英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小春道：「難為姊姊還是博學，連這出處也不知？這是當日有位才子做『三□而立』破題有此一句，叫做『兩當□五之年，雖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』。」

婉如道：「接連又是三響，到了『三□三天』了。還有□二炮，俺的菩薩！你快快放罷！」小春朝著外面萬福道：「魁奶奶！魁太太！這□二炮你老人家務必做個整人情，把他掃數全完，一總放了罷！你若留下一個，我就沒命了！好了，好了！你聽！又是三炮，湊成『三□六鴛鴦』。好！這聲接的快，三□七炮了！你聽，又是一……」正要說「炮」字，誰知外面靜悄悄並無聲響。小春嘴裡還是「一……一……一……」，等之許久，那個「炮」字再也說不出。秀英道：「自一炮以至三□七炮，內中雖陸陸續續，並未□分間斷；此時忽停多時，這是何意？」舜英道：「這又停了半晌，仍無影響，難道還有八炮竟不放麼？」婉如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可坑死俺了！」

只見天已發曉，各房姊妹都已起來。仔細再聽，外面鴉雀無聞，不但並無炮聲，連報喜的也不見了。眾人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秀英、舜英也收拾下牀，正在梳洗，眾丫鬟紛紛進來請用點心，眾才女都在廳房等候。二人穿戴完畢，來約小春、婉如一同前去。只見二人坐在椅上，面如金紙，渾身癱軟，那眼淚如斷線珍珠一般直朝下滾。秀英、舜英看了，回想這八炮內不知可有自己在內，也不覺鼻酸；只得扶著二人來到廳房。眾才女久已到齊，一同歸坐。彼此面面相覷，個個臉如金紙，一言不發。點心拿到面前，並無一人上唇。那暗暗落淚的不計其數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